

忆我的老师张士达先生

古籍馆修复组 刘建明

我是1980年9月参加工作的，11月的一天，组织决定让我去学习古籍修复，从此我就跟着我的老师张士达先生，开始了古籍修复工作。



刚开始的时候，自己对什么是古籍、为什么要对古籍进行修复、古籍修复是怎么回事一点儿也不知道。后来经过师傅细细讲述，渐渐懂得了有关古籍的一些基础知识。第一天师傅对我说，卷帙浩繁的古籍是我们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古籍在聚散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潮湿霉烂、虫蛀鼠咬等厄运，这些遭受损坏的书籍，如果不加修复，非但不利于保存和利用，而且会越来越严重，最后变成一堆破烂不堪的故纸。

除讲述之外，师傅还给我展示他的技术，这也让刚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我大开眼界。一本很破烂的古籍，本以为都不能修复了，经过师傅的细心修复后，完好如初，这让我更加佩服师傅的手艺，羡慕他的修复技巧。

师傅经常这样教导我，每当拿到一部书，首先要看它是什么版本、什么年代，还要看它使用的纸张，是棉纸还是竹纸，装帧形式和特点是怎样。并时常告诫我，修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必须要多次练习，摸清它的门道，了解书损害的程度，要真正领悟修书的方法、修书的技巧，是要经过不断努力学习的。

记得有一次，当我拿着一本破烂不堪的古书无从下手时，师傅走了过来，对我说：“修书不能着急，修书如同医生为病人治病一样，要有治疗方案，古籍修复也要先制定方案。修书的前期准备工作是很重要的，不但要准备好必备的工具，

还要找好和原书相匹配的纸张。”说完师傅拿起书，来到放旧纸的地方，戴着老花镜一张一张地找了起来，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才找到了与原书一样的纸张。然后回到修复桌前，拿起毛笔，沾上浆糊，轻轻地刷在书叶的破损处，用刚找到的旧纸将书叶补缀连好，可见师傅对古籍修复工作是多么认真和负责。

古籍修复中，有一种装帧形式叫“金镶玉”，这是一种比较讲究的装帧形式，这种装帧形式费工费料，操作技术也颇为复杂。刚开始的步骤我做得还比较好，可是在“齐栏”这道工序上出现了问题。书口蹶齐了栏不直，栏直了书口不齐，我试了好几次都不行，师傅见我有些着急，对我说：“齐栏不能着急，要有耐心，还要有技巧。”说完师傅把齐栏的要领和注意事项讲给我，我又试了几遍，终于把栏和书口都弄齐了。看着我修好的书，师傅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一年以后，因师傅年岁已大，要回江西与女儿团聚，我就跟着师傅去了江西，进一步学习古籍修复技术。师傅仍是不断给我讲修书的技巧、方法，时常鼓励我，并在生活上关心我。在这次外出学习的过程中，自己感觉不仅开阔了眼界，而且感受到师傅不仅仅在教我古籍修复的技术和方法，更重要的是锻炼我的意志，让我更加喜欢这份工作。1983年5月，我结束了在江西的学习，回到了图书馆，正式开始独立修复古籍的工作。

转眼间我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已整整30年了，师傅也已去世多年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老人家对我说过的话，不会忘记他对工作严肃认真的态度，更不会忘记他为古籍修复所做的贡献。这些都鼓励我更加努力工作，为古籍保护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